

■ 景点景区

# 雾锁千湖山

● 李钢



到迪庆州文物管理所工作后,查阅迪庆的地质、地貌资料并进行田野调查时,了解到省地质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地质矿产调查时,在当时大、小中甸西部高原面上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旧石器线索,此旧石器点主要分布在瞎勒、瞎左和下推果三个片区。

1998年10月底,经过认真组织准备,迪庆州文物管理所、州博物馆和中甸县志办组成联合调查队对小中甸西部高原面上的旧石器线索进行调查。

26日晴  
近一周的阴雨今天终于划上了句号,不过无论老天爷高兴与否,对小中甸西部高原面上的旧石器调查今天说什么也都出发了。

这次普查的队员由县志办的段志诚、仲志刚、州博物馆的张跃华和我四人组成。到中甸联合村后,我们又请了当地一位名叫农努的藏族牧民作向导。

这次调查我们采用中间突破的办法,首先开展瞎左片区的调查。从联合村后山的林区公路往南行驶,路越走越窄,北京吉普几乎都是加着力挡行驶,颠簸约30多公里,便到了林区车路的尽头,向导说这里叫瞎左,是藏民的一个夏季牧场。

这里海拔3600米,很多一两人合抱的云冷杉被横七竖八地砍倒在山坡上,山坡上只剩下密密麻麻的树桩和一片片茂密的剑竹林。

我们选了块稍高又向阳的平地安营扎寨。我把人员分成两组,一组下东西搭帐篷,一组烧水熬茶。吃过午餐才4点多,大家商量决定留下张跃华做晚饭,其余的人去探一下路。

据地图上标注,从瞎左往西翻瞎左雪山垭口到金沙江边有一条人马驿道,在地质队的资料中反映这条路上有4个石器点。我们顺着这条路,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路边的石头。看到的几乎都是松软的风化石,有些很像是人工痕迹,捡起来一看又不像,这样捡捡扔扔,不知不觉经过了三个湖泊。当来到一条小溪边时,只见几根腐朽的木枋搭在路心的溪流上,我正要踏上木枋,突然眼前一亮,一块手掌大小的黑褐色石头映入眼帘,捡起来握在手上很顺手,仔细观察,只见其刃部的一面为自然的斜面,而另一面则有几处很明显的击打痕,在手握的位置也有击打的痕迹。我一阵惊喜,忙招呼同伴过来看,大家看过后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明显的石器制品。

当大家还沉浸在兴奋中,向导提醒得赶快往回走了。我们这才发现太阳已悄悄地躲在了瞎勒雪山的身后,天空已经暗了下来。大伙高一脚

低一脚地往回赶,到宿营地对面的山梁时天已经全黑了,好在营地的火光指引着我们,我们顺着火光的方向摸到营地时已是8点半了。

大家吃过晚饭,围着篝火,喝着青稞酒,谈论起下午的收获,激动不已,很晚才钻进睡袋。

27日小雨 浓雾  
昨晚睡觉时还繁星满天,后半夜却渐渐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由于原先估计会晴一段时间,除了睡袋,就只有身上穿的,所以,当冷风阵阵吹来时,不时被惊醒,就这样睡醒睡醒,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

雨还没有停的迹象,雾却越来越浓。大家吃过早饭,带上干粮便出发了。

按照昨晚的计划,今天主要调查瞎左雪山周围的3个点和渺鲁深牛场的两个点。我们从瞎左往南的一条小路行走两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一个大湖边,这一带林木繁茂,地表被3.40公分的腐植层所覆盖,要寻找石器地点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分成两个组,分别从湖的南面和北面调查,约定在瞎左雪山垭口会合。我与农努走南路,在连续翻过了三道山梁后,我俩来到了一群湖泊中间,仔细一数,我们的四周竟有5个大小不同的湖泊。这些湖有长条形的,有圆形的,还有两湖相连的,大者一百多亩,小者几十平方米,如果有太阳,这里的湖光山色肯定非常的美丽,但今天在雨雾中是没有福气见到阳光了。

来到瞎左雪山垭口时已经1点半,另一组队员已等了半个多小时,大家就着路旁的溪水,啃了点压缩干粮便又继续上路,这时,路越来越陡,雨下得更大了,雾也更浓了,能见度不到20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走,我们终于登上了垭口,这里的海拔高度为3968米。经过一段约半公里的平路,便开始下坡。突然,我们的眼前一亮,前方晴空如洗,金沙江宛如一条深蓝色的绸带在群山间蜿蜒盘旋,农努说再往下走个把小时就可以到上江乡的拉直古村了。

翻回垭口东面,我们找到了渺鲁深牛场,可惜云雾太大,看不清它的全貌。我们在牛棚旁找到三块似有人工痕迹的砾质岩,便往回走。

回到宿营地,天已经全黑了,大家七手八脚做好了晚饭,斟满青稞酒,边吃边谈论白天的调查,当讲到一无所获时不免有些沮丧。我却鼓励大家,我们这次野外调查的目的是核实地质队的资料,有新的发现固然好,没有新的发现我们此行目的也已经达到,况且,我们已经采集到石器制品。

28日晴  
昨晚睡得很香,醒来时太阳已经射进了帐篷。看到帐篷顶上的霜,知道今天准是个大晴

天。今天我们要更换宿营地了,途中还要调查3个点。吃过早饭收拾好行李,清理焚烧完垃圾,烧灭篝火,已经是9点多钟了。

我们调查的第一站是持普牛场。牛场在车路下方的一个山凹里,这是一个山间的坝子。其间有6、7间牛棚,虽然时令已是11月底,但是这里的草场还泛着金黄,周围黛蓝色的山峦层林叠嶂,远处银白色的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连绵起伏,雪山后是湛蓝的天空,这么近、中、远景层次分明,色彩斑斓,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油画。大家被眼前的美景吸引,纷纷按动相机的快门,并不断地换角度、换镜头、换胶卷……

持普牛场的两个调查点分别在牛场北面的山崖下和其东面约400米处的溪流旁。经过勘察这里的岩石基本上是砾质岩和火成岩。没发现有工痕迹的石器制品。

离开持普牛场往西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谷箬牛场,在牛场后的山沟里找到了农努说的那个人头,认真观察此头颅非但没有丝毫石化的痕迹,连骨质也未朽,其显然是近物。

谷箬牛场海拔3875米,为眺雪山下一上万亩的缓坡,牛场的植被除牧草外,多数为高山矮杜鹃树。可以想象春夏之季,当漫山遍野的紫杜鹃、粉杜鹃盛开的时候,这里将是一个花的海洋。

下到停车处,已经是3点半,大伙喝着路旁的溪水,用压缩干粮填饱肚子,又往今天的宿营地索嘎牛场进发。

索嘎牛场位于小中甸联合村到碧洁天池的林间公路旁,有6、7间牛棚散布其间。像其它的高山牛场一样,这里的牧民和牛羊已在1个月前就下山了。我们找了一间干净的牛棚宿营。吃过晚饭,快11点,大伙围着地图找好明天的考察点,便各自整理资料、写日记,我提醒大家赶快睡觉,便先吹灭了床头的蜡烛。

29日阴  
早上9点准时从索嘎牛场出发,今天主要调查谷苏卡和落吹俄两地的4个点。由于向导不熟悉这一带的路况,我们从宿营地出发1个多小时后便迷路了。正当我们在密林中乱钻,寻找出路时,天空竟下起了雨,这更给我们找路带来了困难,好在向导野外经验丰富,带着我们离开山箐,往山脊爬。果然,当我们爬上山脊便找到了一条大路。这时向导终于搞清了方向,说:“顺着这条路往南就是谷苏卡牛场,往北走到落吹俄牛场。”我们决定先到谷苏卡,便往南走,爬过一道陡坡后来到了一片北高南低的平缓山梁,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山梁的东边流过,只见这里到处是茂密的香柏树,柏树的空地间生长着3、4米高的大树杜鹃,穿过这片林地,来到了一片流石滩,这其中夹杂有大量的似乎斧的石块,均为青灰色的砾质岩,在路旁还垒砌有3堆石块,这些石块上好像都有人工打击的痕迹。刚看到这些石块,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在认真勘察了周围环境,仔细观察了这些石块后,大伙的神情凝重了起来。显然,这几天来我们所调查核实的地质队标注的石器点,还没有发现一个出自原生地层,所采集的疑似石器的标本中除第一件外,其余的打击痕迹均不能排除自然的因素。

我们这次共采集了21件似有人工痕迹的样品,其中有尖状器、盘状器、手斧等,这些石器虽经省内外专家鉴定,但均没有明确的结论,关键是除了这批石器制品本身外,相关的地层、化石等材料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补记:1999年7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两位专家与迪庆州文物管理所的专业人员一起再次对小中甸高原面的旧石器线索进行了为期4天的调查,结果还是无功而返。小中甸西部高原面的旧石器就像“拉姆冬措(藏语对小中甸高原面高山湖泊的统称,意为“神女千湖”))”的迷雾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 人在旅途

# 一对捡石头的夫妇

● 刘文文 图/文

今年春天,朋友过来找我玩,他们是一对夫妻。带他们去看美景,总是落在我身后,回头看过去,他们夫妻弯腰找着什么。一边走,一边搜寻,走几步,停一停,弯腰,蹲下去。

找什么啊,我问。石头,他说,我就这点出息,到哪里都爱捡石头。石头?是啊,找找看。什么石头?不一定,他说,好看就行,这些石头……正说着,妻子发现了一块,蹲在那里,小姑娘似的捏起来,举给我们看:这块怎么样?

普通,他说,太普通了。怎么我捡的都普通,妻子说,我就喜欢,带回去。

哈哈,他笑了,那你带回去吧。他们夫妻很好,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一对人。他们捡石头干什么?认得宝石么,不是的,完全不是。宝石可以买,但他们不喜欢,就爱自己捡,捡向世界各地。小刘,他说,下次来我家,看我捡的石头,孩子似的,一脸得意。

哈哈,我说,闪哥,你倒有趣,我也来捡!本来是看雪山的,我们在路边停车,下到江边,去捡石头。一捡就是一天,有时不得不赶夜路,连司机都觉得奇怪,这些人怎么了,石头到处是,捡它干嘛。其实他们捡石头,只是觉得好玩。一边游玩,一边捡石头,这比单纯的旅行要有趣。因为某个石头,有时斗嘴,有时相互欣赏,一片乱石滩,可以玩一天。

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大人,两个大孩子!小刘,他举起一块说,你看,这纹路,这线条,经历了千万年的冲刷,这里曾是一片大海啊。那意思,沧海桑田,都在石中,它不说话,没有语言,却用身体见证了这一切。

这家伙,他说,比人类的历史还久。本来没什么,一块石头而已,听他这么一说,我莫名感动。后来我自告奋勇,闪哥,我知道一个地方,石头最多,我带你们去!

好,他说,去看看。在去维西的路上,我们走过吊桥,下到澜沧江边,捡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天起雨。临走了,妻子发现了一块墨绿色的大石头,憨憨的,笨笨的,趴在那里不知多久了。表面极光滑,浸水之后,透出一层暗绿的光,既憨厚又实在,好看极了。

怎么办,他抱起来,抬头望望吊桥,太重了。放这里吧,舍不得,拿走吧,确实太重,还得坐飞机呢。带走,我说,轮流着,你抱一段,我抱一段。好,我们洗了洗,一会儿扛肩上,一会儿抱怀里,往吊桥方向走了。

斯坦,他说,叫它斯坦,怎么样?斯坦斯坦,我念了念,维持斯坦,分开来。它在江边,逝者如“斯”夫,摸摸它,坦坦荡荡。好名字,我说,就叫斯坦!

哈哈,他说,家里又添新成员了,来自澜沧江的斯坦。是的,他们给每块石头都取了名字。有一块是妻子发现的,她说,叫一颗破碎的心。有一块是条鱼,像比目鱼,半睁着眼睛,还有一块,简单,就叫令牌吧……我边走边想,他们真会生活,真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

杰文,妻子说,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他会说斯坦是他发现的。没事,我说,我来作证,是妻子发现的。

重吗,小刘?不重不重,我拍拍斯坦:一块石头,可不能说重。捡石头,确实好玩,当你细心寻找观赏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一天也就过去了。

他们不去旅游景点,看到好风景就停车,也不拍照,叫司机开过去。在去丽江的路上,我们就这样拐进了一个村子。误打误撞,走进一户人家,碰到一个老人,发现院里都是他捡的石头。这是一个极平凡的老头,七十多岁了,在金沙江边,捡了几十年的石头。

朋友兴奋得不行,看看石头,握住了老人的手:您是个天才,您是个艺术家!把老人夸得啊,笑呵呵的,不知说什么好。一个老人,一个

江边的农民,有空就去滩上闲逛,捡几块石头回家,日积月累,捡满了一院子。他从未想过会有人欣赏,直到几十年后,我朋友的到来。

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完美,朋友说,这次旅行太完美!你呀,妻子说,不要太兴奋。和一辆石头坐在一起,总是忍不住拿出来看,车开了很久,还觉得在做梦。

他们走后,我感觉很失落,在一起聊得来,许多惊人之处,说出来却是正常、平淡。其实不止是石头,他们对一棵树,一只鸡,一匹骡子,一首诗,都可以津津有味地聊很久。小刘啊,我对自己说,你也得学会生活啊。后来有空了,我也去江边捡石头,越看越神奇,望着江水和雪山,总会想起他们,想起这对捡石头的夫妇。



# 山城兰花沁脾来

● 李雄珍 文/图

早在春秋时代,至圣先师孔子就曾说过:“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并称之为“王者之香”。由于兰花幽香清远,素洁脱俗,“不与桃李争艳,不因霜雪变色”,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兰花,也因多彩的花色,优美的花姿,复郁的芳香和高洁、清雅的品性,被誉为花中君子,兰花被列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有“天下第一香”的美誉,在维西,听到最多的词是“兰花”,接触最多的人也是养兰人。从机关工作人员到企业老板,再到百姓,几乎没有不养兰的,只是痴迷程度不一样罢了。

地处“三江腹地”的维西,是珍贵的细叶莲瓣兰的原产地和主产地,有较为丰富的兰花资源。据有关资料统计,维西境内现已有150个原生种,主要以细叶莲瓣兰为主,另外有80余个特色名兰,200多个新种。经过养兰人的精心养护和培育,目前已拥有太白素、维西红荷、白玉素馨兰、高山素馨兰、银边雪山、绿玉合瓣兰等上百个兰花名品。从2001年开始,维西县已连续举办了五届“香格里拉维西兰花节”,全县每年的兰花交易额都超过1000万元。种植兰花已成为当地傈僳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维西养兰人也一度超过7000人。

近年来,在省内外及全国兰花博览会上挂金夺银的许多莲瓣兰珍稀品种大多出自维西,维西县是公认的兰花之乡。阳春三月,兰花盛开,清香溢满维西县城每个角落。

也许是熏染了兰花淡泊的脾性,许多养兰人都喜爱幽居,不流于世。见到魏承柱时,他正在家里临时搭建的兰花棚里除草。这个临时搭建的兰花棚的面积大约20平米,这是家里兰花太多,需要分盆而导致的产物。这个兰花棚里的兰花不像其它品种栽在花盆里,而是像葱和韭菜一样整齐的栽着。魏承柱告诉我们,这也

是无奈之举,因为喜爱,所以家里的兰花越来越多,原来的花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只能临时搭建了两个。

提到魏承柱,就不能不说“中国龙”,“中国龙”的原产地为维西叶枝镇,属矮种莲瓣兰,叶长10厘米左右,卷曲如龙形状,叶尖悉数乳出,犹如水晶般透亮。其花特点突出,一箭开出九朵花,花瓣呈梅花形状,色彩鲜红,似火如霞,鲜艳夺目。2000年4月,魏承柱从一个农民手中购得,当时只有一苗,无根,只有假鳞茎和两片叶子,经过多年的精心栽培,“中国龙”犹如利剑出鞘,威震兰届,曾创下每苗108万元的销售记录,并一举斩获了省内外无数奖项。如今的“中国龙”已发展到四五盆,很多兰花买来后,都没有开花,只能寄养在魏承柱家,奇怪的是,到春天又开出惊艳的花朵。也许是一种陪伴的情怀和奇妙的缘分,给这株兰草注入了灵性。

魏承柱家的兰花品种很多,除了白雪公主、太白素、财神献宝、玉兔等名品外,像斧头素、带边草等品种也让人眼前一亮。为了不使开出的兰花品种变异,除了必须的避寒保温外,魏承柱没有给兰花特别的增温增湿。魏承柱对兰花的喜爱和付出超过旁人。

30多年的兰花养殖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兰花生长的日常管理方法:兰花的根是肉质根,对植料的要求较高,不能用一般的土壤栽种,植料必须疏松透气、保水、含有一定养分,给兰花的浇水频率也是根据环境、植料、气候、兰花的生长状况而定。生长期多浇,休眠期少浇,春夏一般4-5天一次,秋冬一般7天一次。在魏承柱看来,栽兰花是一种享受,盆里放土,做成堆型,而后将兰花放上,根修正,再盖上土,以盖根为准,不宜太厚,在一旁的妻子耐心地包上适量的水草。这是夫妻俩多年养成的默契,除了

修身养心,更重要的是兰花带给一家人的经济收益,因为兰花:盖上了小洋楼,家里所有人的吃穿用度都来源于兰花。这也是魏承柱养兰、爱兰得到的最好回报。

在兰花市场持续低迷状态的几年里,一些兰花养殖户或纷纷低价抛售,或放弃养兰改行。魏承柱却始终没有放弃养兰,种兰花。在他看来,兰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喜欢,大儿子已经得到真传,爱兰、养兰的心境比起父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生计,一家人在商量过后,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取名“兰香苑”。因为价格公道、菜品地道,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兰香苑也随之满城飘香。

在上千养兰人中,幽香苑主人、维西县兰花协会副理事长杨世宏就是一个兰迷、兰痴。与朋友一见面,杨世宏的言辞中最多的还是有关兰花的鉴赏、品种和兰花资源的保护。用他的话说,他对兰花的感情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如既往,矢志不渝。作为资深养兰人,身为兰协成员的他,对兰花的发展充满希望。

杨世宏的儿子金鑫经营者一家花店,主要销售维西细叶莲瓣兰。这是一种来自父辈的传承,在金鑫这辈人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兰花精神的延续。

许多像杨世宏、魏承柱一样的维西养兰人,在历经了兰花市场的高潮和低谷后,总结出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养兰即是养心,有了正确的心态,任凭兰花市场的起起落落,不为价格波动而心动,以平常心看待兰花价格。

兰花是高雅的观赏植物之一,一盆或数盆兰花摆在室内或阳台上,看着兰叶的飘逸,闻着兰花的馨香喝着清茶,心境悠远地品味着世事,闲淡洒脱观身边的人世百态。闻着兰花的幽香,沁人心脾,让自己多了一份闲适和宁静。